



设计总监 Jens Kronvold Frederiksen

模型设计师 César Carvalhosa Soares

> 美术设计师 Madison O'Neil

关于乐高[®]星球大战 设计团队

乐高®星球大战产品系列于 1999 年由银河系最伟大的英雄设计团队开创。今天,我们团队位于丹麦比隆,拥有十位模型设计师和三位美术设计师。我们之所以入选,是因为每个人不但拥有多年的乐高模型设计经验,而且都是星球大战的铁杆粉丝。

多年以来,我们中的许多人合作进行了很多乐高*星球大战*项目,所以在一起工作我们总能获得许多欢乐。而我们年轻的设计师们也为不断演变的星球大战世界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我们希望我们的乐高*星球大战*模型能令自己真正感到激动不已。我们需要不断问自己,我们如何才能通过拼搭体验激发创造力,通过可玩性激发想象力?因此,这些较大的模型需要特别注意细节和准确性,从而使得设计开发过程乐趣十足,激动人心,但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我们全力开发这款模型,尽可能发挥出每块积木的所有潜力。它看起来非常棒,超级准确,充满了玩乐特色。非常适于重现电影中的一些经典场景,或者放置在理想的位置上

向朋友们展示! 我们希望你能同我们设计时一样, 尽情体验其中的无穷拼搭乐趣!



祝您拼搭愉快!



Jens Kronvold Frederikser 乐高®*星球大战*设计总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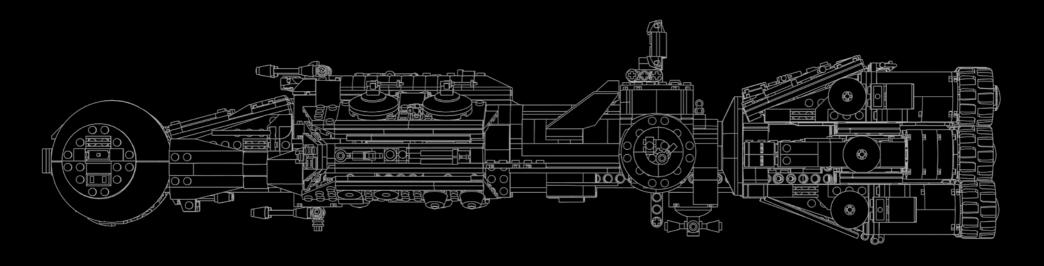


关于坦地夫四号飞船

坦地夫四号飞船是一艘 CR90 型轻巡洋舰,由科雷利亚工程公司设计,用以安全穿越整个银河系,进行外交护送。标准 CR90 的飞行速度可达到 950 公里/小时,配备六个涡轮激光炮炮塔。CR90 是公认的大使级座驾,并被证明是帮助义军躲避帝国追捕的完美运输工具。这些飞船中最杰出的一艘是做好战备的奥德朗巡洋舰坦地夫四号飞船。

这艘坦地夫四号飞船是义军创始人之一奥德朗贝尔·奥加纳参议员的私人座驾。当一支脱离出来的义军"侠盗一号"成功偷走了"死星"计划并呼叫舰队投入战斗时,坦地夫四号飞船就停靠在义军的旗舰深邃号(Profundity)上。经过一场毁灭性的战斗之后,坦地夫四号飞船的超光速推进装置、引擎和武器均遭到严重破坏。尽管受到破坏,它还是带着"死星"计划逃出生天。

为了追逐它,达斯·维德驾驶着帝国级歼星舰 Devastator 号穿越了整个银河系。在俘获这艘飞船时,它几乎到达目的地,这充分证明了坦地夫四号飞船的火力和速度。然而,"死星"计划已被送出帝国的势力范围,由机器人 C-3PO™ 和R2-D2™携带着飞向塔图因星球的表面。





信息/规格

坦地夫四号飞船

制	
型号	
等级	轻型巡洋舰
技术规格	
长度	
最大加速度	2,100 G
最大速度(大气)	950 公里/小时
引擎组	
	modylie lei 50 内 J M礼 Ji事 (II)
超光速推进装置等级	
	Taim & Bak H9 涡轮激光炮 (6)
武器装备	2门双涡轮激光炮
	4 门单涡轮激光炮
	4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模型设计师 访谈录

César Carvalhosa Soares

问题:坦地夫四号飞船是我们在星球大战世界中 所看到的第一艘飞船。负责设计这款模型的感觉 如何?你觉得有压力吗?

回答:我非常激动!它不仅是你所看到的第一艘飞船,也恰好是我在星球大战世界中的最爱之一,拥有非常酷炫的外形及后部 11 个巨型引擎。在乐高®星球大战产品系列中,我们需要设计各种各样的模型,覆盖了从低到高的各种价位,所以当我负责设计这个模型时,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特殊的压力。当然,作为我个人的最爱,能够设计它,并再现使这艘飞船如此具有标志性的所有细节和功能,确实令我感到非常特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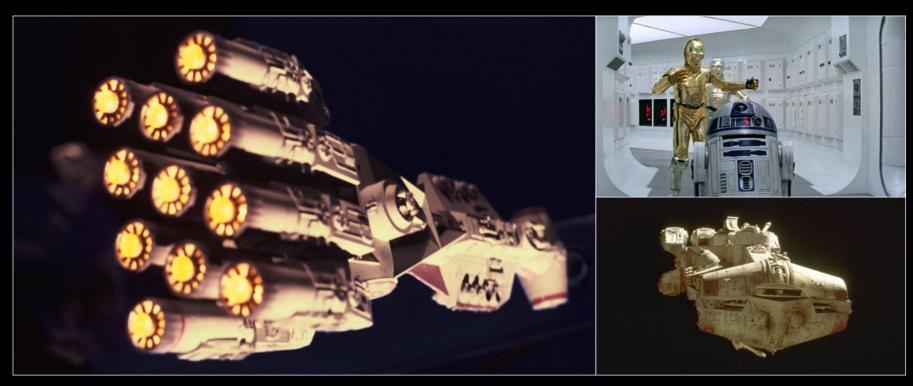
问题:用于内宇宙 (in-universe) 的坦地夫四号飞船模型与出现在《星球大战 4:新希望》、《星球大战 6:绝地归来》和《星球大战 3:西斯的复仇》中的模型不同。这款积木版飞船是否从其中一个模型所获得的灵感比另一个要多一些?回答:模型的外形(包括尺寸和比例) 及所有功能(如大炮和机械细节)都是基于《星球大战 4:新希望》中所看到的版本,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艘飞船。不幸的是,这个版本的内部在荧幕中出现的时间不多,故此我们使用了《星球大战 3:西斯的复仇》中的一些飞船内部镜头作为一些细节的参考。

问题:乐高积木版的坦地夫四号飞船在 2001 年以标题 "义军封锁穿越者号 (Rebel Blockade Runner)" 发布,接着又在 2009 年以小人仔套装的形式发布。这个版本又有哪些特色呢?回答:这款套装旨在制作一个拥有丰富可玩性的模型,让孩子们尽情体验各种玩乐功能和内部舱室,同时还需要是一款赏心悦目的模型,适于在架子上展示。通过使用新元件(如大型驾驶舱组件)和新功能(如弹簧加压弹射器及便于你运输的手柄),我认为我们成功实现了这两个目标。

问题:当你开始设计时,是否会首先考虑积木的数量?还是通过其它方式获得积木数量?回答:一般来说,我们在设计模型时不考虑积木的数量。设计的目标是一方面拼搭一个适当尺寸的模型,该尺寸应与所需价格水平相符,另一方面要反映符合特定模型玩乐功能的类型和数量。故此,模型中积木的数量通常是偶然的。







问题:坦地夫四号飞船拥有一个巨型的引擎部分。这一定很难通过乐高®形式来实现,特别是当你考虑到这艘飞船细长的外形。你采用什么技术来确保这款模型足够坚固以支撑如此大的引擎部分?

回答:的确是。确保引擎模块足够坚固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我制作了一个非常坚固的乐高机械组框架,从飞船的前端一直贯穿到尾部。在这里,框架会延伸到两侧,形成一个 T 形平面。然后,所有 11 个引擎都使用乐高机械组销钉单独连接这个框架上。

问题:从设计师的角度来看,这款模型是否有你特别引以为傲的功能?设计它们时存在什么挑战?

回答:我非常引以为豪的功能之一是手柄的引入。对于一艘拥有奇怪形状的细长飞船而言,其不易被拿起和运输。因此,在设计的早期阶段就决定引入手柄。当然,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为手柄必须非常牢固的安装,并且必须位于模型的一个精确位置,以使其在被拿起时有平衡感。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位置——与飞船的雷达天线处于相同位置,从而使我能够将手柄与天线组合起来。

问题:一个真正的收藏者可能会把这个版本的坦地夫四号飞船"原封不动"地收藏起来。老实说,如果你不是设计师,能够抵抗住诱惑而不打开盒子吗?

回答: 不能,我肯定不能,虽然我了解一些乐高星球大战模型的收藏吸引力。对我而言,乐高套装终究还是玩具,而玩具是用来玩乐的。对于此,我可能要多说一些,它主要是一款拥有大量炫酷功能和小人仔的玩乐套装,允许每个人重现系列电影中的标志性场景。

模型设计师 美术设计师

Madison O'Neil

问题:为特别版产品设计乐高®小人仔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同时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你是从哪里开始进行设计工作的?

回答:对于美术设计师而言,设计的第一步通常是收集参考图像。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步非常简单,事实上,我通常只会看电影并进行截图。许多角色已在之前的乐高套装中出现过,特别是10年前(2009年)发布的坦地夫四号飞船。我会观察像 Antilles 队长这样的角色之前是如何被制作的,然后对他们进行风格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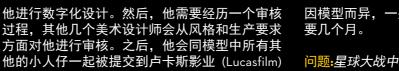
问题:这款套装中包含这么多个小人仔,你是按照类别对他们进行设计,还是逐一进行设计? 回答:一旦我们确定了哪些角色很重要并准备纳入模型,我会一次专注于一个。某些特定的图形元素有时确实需要保持一致。例如,义军舰队骑兵与 Antilles 队长戴着同样风格的头盔,所以确保他们的下巴上戴有相同的带子是非常重要的。

问题:从开始到结束,完成整个设计过程需要多 长时间? 其中最耗时的部分是什么?

回答:完成一个完全实现的设计需要多个阶段。以 小人仔贝尔·奥加纳为例,创造他的<u>第一步是对</u>



以获取批准。



最初,我们已经提交了《星球大战 3: 西斯的复仇》版的贝尔,但最终我们还是与卢卡斯影业达成一致,如果让他穿上《侠盗一号》中的服饰将更符合故事时间线。故此,我们不得不重复这个过程,创作出他当前的设计。一旦他最终获得卢卡斯影业的批准,我们会制作小人仔每个全新印制元素的测试样品,这样他就完成了!制作过程

因模型而异,一些角色从启动到最后制作可能需 要几个月。

问题:星球大战中角色都得到了深度开发,你是如何在诸如小人仔这类小组件上 表达他们的个性?

回答:我发现面部表情是展现小人仔个性的关键。根据小人仔的角色,我们一般会在他们头部的正面设计一个稍偏中性的表情、一个微笑或者轻轻地皱着眉头。在头部的后面,可以进一步挖掘他们的表情,以捕捉角色性格或故事的另一方面。例如,Antilles 队长在即将被达斯・维德勒死时的惊恐面孔。



问题:在浏览小人仔的参考图像时,你有没有发现一些自己所不知道的角色?

回答:我一直在寻找一些之前在电影中从未注意到的小细节。在这款模型中,我发现贝尔·奥加纳的腰带扣上刻着一个独特的符号,还仔细观察了他戴在胸口的编码柱。

问题:为什么你认为这个版本如此特别? 回答:今年标志着乐高®星球大战诞生 20 周年。 距离上一次坦地夫四号飞船作为乐高模型被推 出是 10 年之前。这款模型中的角色再次展现了 2009 年版模型中所包含的角色,不仅如此,还 加入了贝尔·奥加纳,他从未被制作成小人仔。 还对所有其他角色均进行了更新,并且莱娅公主 以身着长裙的形象亮相!

<mark>问题:</mark>看到自己的设计面世,你会如何描述这种 感受?

回答:在为乐高*星球大战*工作之前,我是一个狂热的粉丝,所以现在处在这个过程的另一端是相当超现实的。最令我欣慰的时刻是,朋友或家人对我说他们或他们的孩子正在拼搭和体验一个模型,其中包含了我的一部分功劳。

